

殘特奧會聾人足球賽場上的「全能」手語翻譯員：

手勢傳遞排兵布陣 無聲對決 神助攻

結束了超過12小時的工作，黃月堅晚上10點多，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酒店房間，癱倒在床上。曾做過多項不同賽事手語翻譯工作的她，還是第一次遇到挑戰。5月17日至25日在廣東佛山舉行的2025年全國殘特奧會聾人足球賽中，黃月堅作為東道主廣東隊的隨隊手語翻譯員，除了要用手語傳達主教練的技戰術安排和臨場指揮意圖之外，還要充當勤務員、隊醫助手、賽後總結會同傳翻譯員、賽況收集者，以全能角色參與賽事。

言傳達，球員依靠手勢、眼神判斷戰術。比賽期間，運動員不得佩戴助聽器。這也意味着，手語翻譯基本上是教練與球員在場上溝通的唯一途徑。「球員們非常珍惜殘特奧會這樣的比賽舞台，很認真對待訓練和比賽，我能做的就是以最大的努力，及時、準確傳遞每一個信息，讓球員們享受比賽。」本屆賽事中，像黃月堅這樣的球隊專職或兼職手語翻譯人員有近20位，他們以專業所長串聯起整個隊伍，保障球隊的正常參賽和賽事運轉，是球隊中最特別的「助攻」隊員。

▲賽場邊，黃月堅（前）的手部動作大，表情「誇張」，希望盡最大努力讓球員接收到指令。香港文匯報佛山傳真

根據殘特奧會聾人足球比賽規則，裁判判罰通過肢體語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東佛山報道



▲足球賽現場戰況激烈。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手語也有方言

「雞同鴨講」或發生



▲手語翻譯人員展示國家通用手語規範動作。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手語翻譯絕非簡單的「動作轉換」，而是涉及語言學、運動學的複雜工種。本次殘特奧會上，兩個比賽場館配備了6名專業手語志願者，其他600多名不同崗位的志願者也接受了基本的手語培訓，他們所學的均為國家通用手語。

黃月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聾人手語常採用「主-賓-謂」結構，與健全人「主-謂-賓」的語言邏輯截然不同。例如賽場上，當球員想「去喝水」時，需拆解為「喝水（動作）一指向水瓶一做出行走手勢」，初學者若按字面直譯，極易引發誤解。

有意思的是，雖然本屆殘特奧會有近20名隨隊手語翻譯人員，但球隊之間互換譯員則是行不通的。因為這不僅僅與團隊成員彼此熟悉有關，還與各地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有關。

黃月堅說，和健全人語言一樣，聾人手語也有方言，也稱自然手語。「廣府地區主要流行『廣州手語』，比如，表達『事情』二字，廣州手語的動作是兩個手掌張開，掌心對掌心隔空反方向來回搓。北方地區則是兩拳上下疊在一起，右拳在上且拇指和食指自然張開呈90度。」黃月堅說，這種差異體現在很多手語境當中，包括專業術語。香港地區的手語也屬於「廣州手語」，這也是粵港同根同源、文化相近相親的體現。

不少地方還有自己專屬的手語。新疆聾人足球隊教練汪勝介紹，比如新疆的「囊餅」，就有當地特有的手語翻譯動作，其他地方用「囊」、「餅」之類的手語，表達不出新疆的「囊餅」。因此，即使是不同地區的資深手語老師聚在一起，「雞同鴨講」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

「足球比賽是動態博弈的，攻防轉換以秒計算。比賽中，教練員一聲大吼或一個手勢，健全運動員能實時把指令轉化為一個跑位或一次出球，但聾人足球賽是無聲的，只能依賴手語翻譯的信息『傳遞』，技戰術接收至少多了兩道程序。」黃月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

黃月堅是佛山市殘聯的一名職員，因常和聾人接觸便自學手語，接受培訓。20年前，在佛山舉行的廣東省運動會上，她第一次參與體育比賽的手語翻譯，出任聾人籃球比賽的翻譯，自此便與體育手語翻譯這一工作結緣。本次殘特奧會聾人足球賽是她繼籃球、田徑、游泳後參與的第四個體育項目手語翻譯工作。

賽前補足術語表達和賽規

要做好這份工作，日常手語知識儲備遠遠不夠。黃月堅在開賽前一段時間就和球隊匯合，向球員請教諸如角球、越位、下底傳中、長傳衝吊等足球術語的表達方式，向教練請教戰術板的布陣規則。事實上，手語翻譯如果不懂足球術語，戰術傳達不準確，在賽場上甚至可能造成南轅北轍的結果。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比如，一個「推手」的動作，若手勢不到位，可能把教練要求的「回撤防守」誤譯為「快速反擊」，這種信息誤傳誤導的後果可能導致場上局面發生變化。



▲福建聾人足球隊兼職隨隊翻譯藍維暉（左三）在向球員翻譯教練的技戰術安排。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為了精準傳遞教練意圖，黃月堅的手語動作幅度要比平時更大，面部表情要更「誇張」。這是因為足球場面積幾乎比籃球場大20倍，場上最遠處的球員，距離教練席可能接近100米。為了讓隊員看清她的手語，她必須將平日手勢的幅度擴大數倍，同時配合誇張的表情和身體語言。

賽中手勢幅度大 累到手痛

對此，香港聾人足球隊手語翻譯甘若琳也有同樣感受。她舉例，由於球員聽不到吹哨，當裁判吹停或者教練員做出換人指令時，他們很可能仍在盡力跑動，這會造成體力的無謂消耗。因此，手語翻譯要動作多、幅度大。

「四肢和五官要用上，而且一個動作要反覆做，高強度的工作遠遠超出我的預想。我跟隊開玩笑說，早知如此，就提前幾個月進行體能鍛煉」黃月堅表示。為此，球隊每天從酒店出發之前，她會在房間跳繩和做俯臥撐，或多或少鍛煉一下體能。儘管如此，高負荷的工作還是使得黃月堅的手臂發出警報，關節疼痛難忍。比賽間隙和晚上臨睡前，她不得不做手部按摩，以緩解疲勞和疼痛，否則第二天可能連筷子都拿不起。

和黃月堅作為懂得聾人手語的健全人不同，福建聾人足球隊的手語翻譯員藍維暉本身也是一名聾人，雖然配了助聽器，但聽力距離健全人仍有

港隊陣容「豪華」 翻譯員儲備足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本屆殘特奧會聾人足球比賽，並不是每支球隊都有專職隨隊手語翻譯人員。有的球隊人員配備比較「豪華」，有的則略顯「寒酸」，有的甚至沒有。

香港聾人足球隊有兩名專職手語翻譯員甘若琳和謝慧敏，她們各自的父母都是聾人，自小和手語結緣，且都是足球愛好者。她們長期和球隊一起

訓練，彼此熟悉。比賽中，兩人同時出現在教練席，輪流擔任翻譯工作。

此次以親友團身份來佛山為港隊助威的蘇劍雲，長期參與港隊的手語翻譯工作。他介紹，香港手語翻譯人才相對豐富，香港聾人足球隊有4名手語翻譯。不過，根據競賽規則，各球隊對隨行工作人員數量有一定限制，因此，港隊最終派出2

藍維暉和黃月堅的工作並不止於此。他們還要參與賽前動員、賽後總結、物資採購、心理輔導、醫療隊助手等，幾乎參與了球隊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比如，球員一旦在場上受傷，我需要第一個衝入場內詢問球員的受傷情況，以便在隊醫趕到時第一時間提供球員傷情，最快作出治療決策。」藍維暉說。

幾乎參與球隊工作每個環節

多位球隊教練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一場比賽中，翻譯效率和信息傳遞準確度，往往能夠左右一場比賽的結果，在勢均力敵的比賽中尤為如此。

藍維暉和黃月堅的工作並不止於此。他們還要參與賽前動員、賽後總結、物資採購、心理輔導、醫療隊助手等，幾乎參與了球隊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藍維暉介紹，各省市隨隊的專職手語翻譯情況各不一樣，這個和人才隊伍儲備有關，也與地方經費支持有一定關係。

藍維暉和黃月堅的工作並不止於此。他們還要參與賽前動員、賽後總結、物資採購、心理輔導、醫療隊助手等，幾乎參與了球隊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比如，球員一旦在場上受傷，我需要第一個衝入場內詢問球員的受傷情況，以便在隊醫趕到時第一時間提供球員傷情，最快作出治療決策。」藍維暉說。

與香港的「豪華」陣容相比，內地球隊的隨隊手語翻譯普遍較少。福建隊的隨隊手語翻譯，由廈門市聾人協會會長藍維暉臨時「客串」，新疆隊、海南隊等隊伍，則由主教練兼任球隊手語翻譯。

藍維暉介紹，各省市隨隊的專職手語翻譯情況各不一樣，這個和人才隊伍儲備有關，也與地方經費支持有一定關係。

專業細分領域人才培養迫在眉睫

特稿

當前，中國逾8,000萬殘疾人中，聾人群體接近2,800萬人，手語翻譯持證人員卻不足一萬人。隨着聾人群體對於縮小信息鴻溝以及在文化、體育、教育、休閒等領域的精神需求越來越大，未來需要更多專業化的手語翻譯人才。

新疆聾人足球隊主教練汪勝是新疆省烏魯木齊市聾人學校的一名數學老師，也是校足球隊的主

教練。該校是新疆唯一招收聾人學生的12年一貫制學校，200餘名學生中少數民族居多。他提到，今年該校55名畢業生中，升學率接近90%，遠超健全人學校。學生可通過語數外、美術等科目考試升入多所高校，但體育教育領域仍存在專業缺口，僅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北京聯合大學等少數院校開設相關專業。

廣東省手語協會手語翻譯員黃煥如，是本屆殘特

奧會聾人足球比賽手語翻譯志願服務團隊負責人。她表示，手語正從「一項技能」向「一門語言」轉變，但當前，手語翻譯職業認證體系尚未完善。2017年舊的手語資格證取消後新證仍未推出，企業招聘意願低，僅少數工廠為聾人工員配備翻譯。

人才缺口大 服務體系待完善

以廣州為例，約有15萬聾人，手語翻譯人才缺口很大，服務體系也有待完善。黃煥如表示，聾人運動員因「信息不對等」需定制化翻譯服務，

比如足球術語的手語轉化等，這凸顯了在細分領域培養手語專業人才的重要性。未來，可在聾人學校或高校設立面向體育、醫療、文旅等不同領域的手語選修課，可輔助培養熟悉相關領域專業知識的手語翻譯人才。

黃煥如還建議，以十五運和殘特奧會為契機，政府、企業與機構協同推進手語人才培養，完善職業認證與就業體系，同時，借助科技手段開發智能翻譯產品，讓聾人群體真正平等地享受社會發展成果。